

# 聖言誦讀聚會 (Lectio Divina)

8/5/2014

## 宗 17:16-34 保祿在雅典的阿勒約帕哥講道

李子忠

<sup>16</sup> 保祿在雅典等候他們時，見城裡滿是偶像，心神很是悲憤。<sup>17</sup> 所以他就在會堂裡，同猶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辯論，每天也在街市上，同所遇到的人辯論。<sup>18</sup> 有幾個伊壁鳩魯派和斯多噶派的哲士同他爭論，有的說：「這個饒舌多言的人想說什麼？」有的說：「看來他是個外國鬼神的宣傳者」——因為保祿宣講耶穌及復活的福音。<sup>19</sup> 他們遂帶保祿，領他到了阿勒約帕哥，說：「我們可以知道你所講的這新道理是什麼嗎？」<sup>20</sup> 我們聽見你說了一些新奇的事，所以我們想知道這到底有什麼意思。」<sup>21</sup> 原來所有的雅典人和僑居在那裡的外國人，不管其他的事，只是論談或探聽一些新奇的事。<sup>22</sup> 保祿遂即站在阿勒約帕哥當中說：「眾位雅典人，我看你們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，<sup>23</sup> 因為我行經各處，細看你們所敬之物，也見到一座祭壇，上面寫著「給未識之神。」現在，我就將你們所敬拜而不認識的這一位，傳告給你們。<sup>24</sup> 創造宇宙及其中萬物的天主，既是天地的主宰，就不住人手所建的殿宇，<sup>25</sup> 也不受人手的侍候，好像需要什麼似的，而是他將生命、呼吸和一切賞給了眾人。<sup>26</sup> 他由一個人造了全人類，使他們住在全地面上，給他們立定了年限，和他們所居處的疆界；<sup>27</sup> 如他們尋求天主，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；其實，他離我們每人並不遠，<sup>28</sup> 因為我們生活、行動、存在，都在他內，正如你們的某些詩人說的：「原來我們也是他的子孫。」<sup>29</sup> 我們既是天主的子孫，就不該想：神就像由人的藝術及思想所製的金銀石刻的東西一樣。<sup>30</sup> 天主對那愚昧無知的時代，原不深究；如今卻傳諭各處的人都要悔改，<sup>31</sup> 因為他已定了一個日期，要由他所立定的人，按正義審判天下，他為給眾人一個可信的憑據，就叫這人從死者中復活了。」<sup>32</sup> 他們一聽見死人復活，有的譏笑，有的卻說：「關於這事，我們後來再聽你罷！」<sup>33</sup> 這樣，保祿便從他們當中出去了。<sup>34</sup> 可是，也有幾個人依附保祿而信從了，其中有阿勒約帕哥的官員狄約尼削，和一個名叫達瑪黎的婦人；同他們一起信從的，還有其他一些人。

### 上下文：

《宗徒大事錄》16-18 記載保祿宗徒的第二次出外傳教。保祿先到希臘北部的馬其頓（包括斐理伯、得撒洛尼、貝洛雅等城市），然後南下至阿哈雅（包括雅典、格林多城）。路加一直陪伴他左右，但息拉和弟茂德卻留在貝洛雅，先組織和鞏固初生的教會，然後再到雅典與保祿會合。這期間保祿細察雅典的宗教實況，並

和當地學者辯論，最後到了雅典議會聚會的其中一個場所，位於衛城（Acropolis）以西的小石崗——阿勒約帕哥（Areopagus），向在場的人宣講真天主的道理。這次經驗十分重要，因為改變了保祿日後向外邦人宣講的策略。本段（17:16-34）敘述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的起因及經過。

釋經：

### 偶像（Idols）

❖「保祿在雅典等候他們時，見城裡滿是偶像，心神很是悲憤」（16）——保祿等候弟茂德和息拉時，像今天許多遊客所做的一樣，在雅典古城到處遊覽。雅典昔日因學術發達，藝術精美而馳名。羅馬政治及哲學家西塞羅（Cicero 106-43 BC），一直視雅典為「文化、知識、宗教、農業、公義和文學之城。這城是如斯之美，相傳眾神也曾爭奪她為己所有。整個希臘的名聲，都來自這城的璀璨。」

保祿的時代，雅典的光輝繁榮雖已衰落，不再是阿哈雅的首邑（格林多已取而代之），但仍不失為世界文藝之都，羅馬帝國仍有許多人來此就學。雅典的精美藝術尤其見於希臘諸神的雕像，和宏偉的神殿上，因此形形色色的偶像隨處可見。保祿一見這一切，「心神很是悲憤」，他自小飽受猶太正統教育，知道天主是獨一無二的真神，邪神是虛無，偶像更無用處（參閱詠115及135；格前8:4; 10:19-20）。

奧古斯都皇帝（Augustus 27BC-AD14）曾三訪雅典，修葺城中的泛雅典大道（Panathenaic Way），並飾以壯觀的柱廊街（colonnaded street）。他整頓古希臘的市集廣場（Agora），並修建了許多廟宇和公共建築，令雅典重新散發出昔日光輝。雅典人為答謝他，在衛城上建了兩座祭壇給羅馬女神和奧古斯都，以示效忠。可是加里古拉皇帝（Caligula 37-41）對雅典不存好意，竟從城中移走了許多雕像，用來裝飾羅馬首都，但他的繼承者喀勞狄（Claudius 41-54）卻把它們悉數歸還原處。保祿第二次傳教旅程中（49-52年）在雅典所見的，必然就是這些神像。

### 街市／市集廣場（Agora/Forum）

❖「他就在會堂裡，同猶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辯論，每天也在街市上，同所遇到的人辯論」（17）——保祿到「街市上」（城市中心的大廣場），天天跟「所遇到的人」辯論宗教問題。這個在衛城下的大廣場，西北隅左右各有一座柱廊，左邊的稱為彩圖柱廊（Poikile Stoa），右邊的稱為王廊（Royal Stoa），這裡是執政長官的總部，柱廊內展示了梭倫（Solon 638-559BC）的法典。這裡也是阿勒約帕哥議會（Council of the Areopagus，相若於行政會）的會議廳。王廊旁有座宏偉的宙斯柱廊（Stoa of Zeus Eleutherios），用來紀念所有曾為雅典的自由安定作出貢獻的人。保祿若沿右邊的路走，便會看到一座阿波羅廟（Temple of Apollo

Patroos），和小丘上的工藝鍛冶神赫非斯托斯廟（Temple of Hephaistos）。再前行所見的建築群，包括議會（Boule，相若於立法會）的會議廳（Bouleterion），以及議會主席團（prytany）的會議及宴會廳（Tholos），這裡還放置了法定的度量衡，而議會的記錄則保存在鄰近的神母廟（Metroon）內。在大路的另一旁有十個族祖（10 Eponymous Heroes）的銅像，以及奧古斯都從昔日（公元前五世紀前）人民大會場地霹靂克斯山（Pnyx）移來的宙斯祭壇（Altar of Zeus Agoraios）。繞過廣場的西南端，再與泛雅典大路滙合，然後便可走向衛城。

保祿若不沿這右路走，繼續取道泛雅典大路的話，他便會看到大路右邊的奧林匹斯十二主神像：即宙斯、赫拉、波塞冬、赫非斯托斯、阿佛洛狄特、阿瑞斯、雅典娜、阿波羅、阿爾特米、赫爾默斯、德默特爾和赫爾默斯。再前行便是奧古斯都皇帝從阿卡爾內（Acharnai）移來的整座戰神阿瑞斯廟（Temple of Ares）。附近不遠有他的大將阿格黎帕（Marcus Agrippa）所建的雄偉音樂廳（Odeon of Agrippa）。稍再前行，左右兩邊都有一座震懾人心的長形柱廊大建築，圍在市集廣場的南面和東面盡頭：南面由三座先後建成的柱廊組成，三面圍成一個較細的（南）市集廣場。回到大路的另一邊（東），便是長約110公尺的阿塔路柱廊（Stoa of Attalos），這是培爾加摩王阿塔路二世（Attalos II 159-138BC）贈與雅典人民的禮物，樓高兩層，靠東邊的是一列商鋪，西邊是個雙列柱廊。阿塔路柱廊外中央有一座高聳的駟馬車像，前方有一講壇（Bema）。

### 哲學派（Philosophy schools）

❖ 「伊壁鳩魯派和斯多噶派的哲士」（18a）——**伊壁鳩魯派（Epicureanism）**是希臘倫理哲學派之一，由伊壁鳩魯（Epicurus 341-270BC）所創，強調感性認識的作用，最先提出社會契約說，主張人生目的是追求幸福，享樂是人生的最高及最有價值的理想，因此亦被稱為「享樂派」。他們解釋世間宇宙的一切，都是來自原子的偶然構合，而無絕對的價值，故此偏重於唯物論。人的官能是惟一真理的來源。盡力尋求痛苦的解脫，避免一切騷擾，否認靈魂的不死不滅。雖然不否認多神的存在，但謂他們只顧自己的清靜無為，與人間之事無關，不欲干涉。

**斯多葛派（Stoicism）**是另一個希臘倫理哲學派，由芝諾（Zeno 336-264BC）創於雅典，這學派之所以有此名稱，是因為他們愛在雅典的彩圖柱廊（Poikile Stoa）講學，故名「斯多葛」（*stoicos* < *stoa* 柱廊）。他們認為人應順從統治宇宙的理性，主張禁慾和恬淡寡慾，故又名「寡慾派」。他們強調精神與肉體為一實有體的兩方面：精神是寓於萬物間的主動要素，而物質則為它的被動要素。寓於萬物間的精神是「羅格斯」（Logos），即宇宙的大原動力，理性的泉源，令宇宙有目的和秩序，而人的靈魂和理性，是存於人內的一星半點「羅格斯」的火焰。可是，這派相信「宿命論」，認為一切都已預定，誰也不能打破這「宿命」的鐵環。雖然如此，修德還是人的最高潔的目標，美德還是人相宜的賞報。

❖ 「他是個外國鬼神的宣傳者——因為保祿宣講耶穌及復活的福音」（18b）——保祿宣講耶穌復活，但有些人誤以為他所講的耶穌和復活（*ton Iesoun kai ten anastasin*）是兩個新神祇：男的叫「耶穌」（*Iesous*），女的叫「亞納斯大西斯」（*Anastasis*，意即復活），因為「耶穌」與「復活」兩個名詞在希臘文中，一是陽性，一是陰性。

❖ 「新道理…新奇的事」（19-20）——雅典人這種好奇的心理，希臘學者如突齊狄德（Thucydides 460-395BC）及狄摩西尼（Demosthenes 384-322BC）等都有記述。這好奇的心，連僑居於此的外國人，尤其是來此求學的青年，都染了這毛病。他們整天只以打聽新聞，來消磨時光。

### 阿勒約帕哥（Areopagus）

❖ 「保祿遂即站在阿勒約帕哥當中說…」（22-34）——**阿勒約帕哥**意即戰神「阿瑞斯（Ares）之山」。雅典議會以此山為名，可能初時在此召開，但新約時代這議會常在王廊開會，而不是在此小丘上。雖然保祿到名為阿勒約帕哥小丘上宣講，似乎不甚可能，但今日在這小丘腳下放了一面銅版，以古希臘字母刻上宗17:22-31以紀念保祿的宣講，而且每年6月29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慶日，希臘東正教會在小丘上舉行隆重的晚禱（*hesperinos*）。

保祿曾「在會堂裡，同猶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辯論」（16-17），這是他一貫的做法，而且他這樣做，無需事先請示任何人。按照一般情況，一切有意在雅典開壇施教的學者，都應向設於王廊的**阿勒約帕哥議會**申請。保祿原可等待議會審核後才開始在公眾地方施教，但他急不及待與當地的知識分子「宣講耶穌和復活的福音」（18），結果要到阿勒約帕哥作自辯。保祿原想把握這機會向議員宣講，可惜「他們一聽見死人復活，有的譏笑，有的卻說：關於這事，我們後來再聽你吧！」（31）

保祿出身塔爾索，對希臘文化和哲學毫不陌生，而且也熟悉注重修辭法的希臘演說（*rhetoric*）。這篇演詞所用的方式是間接的，所取的路線是推理的。全篇議論甚高，辭藻雅麗，很合希臘文法。

**保祿在阿勒約帕哥的講詞**，可清楚分為四段：

#### （1）對雅典的稱讚（22-23）

❖ 「你們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」（31）——意即他們比別處的人更為虔誠。拉丁本此處的“*superstitiosiores*”一詞，是要翻譯希臘原文“*deisidaimonesterous*”，頗為正確，即對超性和神聖事物懷有極大敬意，是「超乎虔誠」的意思，而非像今日英語“*superstitious*”一詞帶有「迷信」之意。

❖「一座祭壇，上面寫著給『未識之神』」（31）——考古學者在公元二世紀培爾加摩（Pergamum）廢墟中發現一座祭壇（非出於雅典），上面寫著「給未識之神」，此「神」字為複數，而保祿所見的「神」字卻是單數。保祿就以這件事實作引子，進入正題說：「我就將你們所敬拜而不認識的這位，傳告給你們」，就是說：現在就讓我來告訴你們，你們所不認識的那位神究竟是誰，他就是惟一的真天主！

### （2）萬物造主及主宰與偶像不同（24-25）

❖「創造宇宙及其中萬物的天主，既是天地的主宰，就不住人手所建的殿宇，也不受人手的侍候…不該想：神就像由人的藝術及思想所製的金銀石刻的東西一樣」（24,29）——保祿這樣說，無形中就是對雅典引以為榮的諸眾神像、廟宇和祭祀，來了一個當頭棒喝，不留餘地。這與他先前在呂斯特辣（Lystra）的講詞，同出一轍（14:15-17）。天主是真神，他並不「需要什麼…而是他將生命、呼吸和一切賞給了眾人」（25）。希臘諸神因為需要受供奉，遂創造人類以作祭祀；然而天主造人，卻是為叫人分享他的福樂！

#### 希臘諸神（the Greek Pantheon）：

- 擬人化的神（anthropomorphism）：具有情慾、思想、需要、愛情、鬥爭；諸神並非倫理道德的標準，而是人類自身的投射；
- 長生不死（immortal）；
- 具有神力，卻也受命運的控制；
- 需要人崇敬服事，供他們飲食（祭祀）；
- 常干預人類的事，充滿浪漫、惡作劇、好事的色彩，有時會化身成人或動物；
- 對神的敬禮祭祀外，還有體育競賽和戲劇：奧林匹克每四年一次，格林多每兩年一次，即 Isthmian Games。

### （3）生活的天主的子女，應設法認識祂（26-29）

❖「原來我們也是他的子孫」（28）——保祿甚至引用希臘詩人阿拉托（Aratus）的話：「正如你們的某些詩人說：原來我們也是他（宙斯）的子孫」。二世紀末，亞歷山大城的猶太學者阿黎斯托步羅（Aristobulus），也學保祿一樣引用了阿拉托的話。

❖「我們既是天主的子孫，就不該想：神就像由人的藝術及思想所製的金銀石刻的東西一樣」（29）——保祿引用詩人阿拉托的話，卻予它唯一神論的意義：我們是天主的子女，因為天主按他自己的肖像造了我們。保祿繼續推論說：我們身為天主子女的人，尚且有生命和理智，那麼這創造我們的父，怎會是沒有生命及理智呢？然而偶像是什麼？不過是人手所造金銀石質的頑物，既無生命，又不會動，也不能說話（詠 115:4-7；依 40:19-26），怎能與天主相提並論？

#### (4) 悔改的時候已到，耶穌復活是確證 (30-31)

❖「天主對那愚昧無知的時代，原不深究；如今卻傳諭各處的人都要悔改」(30)——正如保祿在呂斯特辣說的，天主「在過去的世代，容忍了萬民各行其道」(14:16)，但現在卻藉耶穌基督的宣講，尤其藉他的死而復活，叫世人悔改。

❖「他們一聽見死人復活，有的譏笑，有的卻說：關於這事，我們後來再聽你罷！」(31)——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，根本不能接受死人復活的可能，誠如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 (Aeschylus 525-456) 在《歐默尼德斯》(*Eumenides*) 一書所說的：「人死入土血流盡，豈有復生再世夢？」阿勒約帕哥議會的反應是：「我們後來再聽你罷！」換言之，他們拒絕接受保祿的宣講。保祿也該知道，昔日蘇格拉底 (Socrates 469-399BC) 也因涉嫌介紹不同於當地的神明，敗壞年青人，最終被議會判處自盡之刑。保祿其實也冒了個大險。

結果保祿飽受排斥，並沒有像在別處那樣建立教會團體，然後才離開。但一位阿勒約帕哥的議員狄約尼削 (Dionysius the Areopagite)，和一位名叫達瑪黎 (Damaris) 的婦人，卻因此而皈依了基督。相傳狄約尼削後來更成了雅典城的首位主教。

\*\*\*      \*\*\*      \*\*\*

阿勒約帕哥的事件，是保祿向教外高等文化人士宣講的唯一記錄，也是這位大宗徒利用才學以攻打外教主義的唯一實例。保祿對這班奧博微妙的雅典人，就採用他們的思維和修辭理論方式，但得來的效果並不太理想（「我們後來再聽你罷！」）。經此教訓，保祿放棄了這個傳教策略，不再以高超的言論和動聽的言詞宣講：「我從前到你們那裡時，也沒有用高超的言論或智慧，給你們宣講天主的奧義，因為我曾決定，在你們中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耶穌基督，這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；而且當我到你們那裡的時候，又軟弱，又恐懼，又戰兢不安；並且我的言論和我的宣講，並不在於智慧動聽的言詞，而是在於聖神和他德能的表現，為使你們的信德不是憑人的智慧，而是憑天主的德能」(格前 2:1-5)。

保祿明白到：「原來十字架的道理，為喪亡的人是愚妄，為我們得救的人，卻是天主的德能，…因為世人沒有憑自己的智慧，認識天主，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，決意以愚妄的道理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。的確，猶太人要求的是神蹟，希臘人尋求的是智慧，而我們所宣講的，卻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：這為猶太人固然是絆腳石，為外邦人是愚妄，但為那些蒙召的，不拘是猶太人或希臘人，基督卻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：因為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，天主的懦弱也總比人堅強。」(格前1:18-25)。